食事

又闻柿饼香

□留丽灵

昨天下班回家,我看见一个纸箱放在门口,心想最近没有网物,哪里寄来的快递?我刚把箱子抱起来,手机里阿嬤专属的铃声响起了。

“柿饼吃了吗?甜不甜?这次快递也是我自己寄的。”电话那头传来阿嬤爽朗的笑声。“甜,阿嬤做的柿饼肯定甜。”虽然还没尝,我的心已甜了。

挂了电话,我迫不及待地拆开胶带,掀开箱盖,一股熟悉的甜香扑鼻而来。箱里整齐放着几袋橘红透亮的柿饼,个个裹着如雪的糖霜。每一袋柿饼的大小差不多,看得出挑选、晾晒、打包时都费了不少心思。我拿起一个柿饼,咬下一口,咀嚼几下,果肉很快在舌尖化开,那甜味比蜂蜜还浓。

阿嬤住的老厝院子里有两棵柿树,结出的果实是闽南人常说的“红柿”,一到深秋,沉甸甸的红柿压弯枝头,远远望去,好像一盏盏小灯笼随风轻摇。每年临近霜降,阿嬤都会格外关注天气变化,发现连续几日都是晴天,她便准备制作柿饼了。

若是我在家,她还要招呼一声:“阿灵,到时候了,咱们摘柿子去。”阿嬤习惯用挂着网兜的长竿钩套柿子,这样轻轻一旋,果子就能稳稳被网兜接住。偶尔一两个熟透的柿子被竹竿碰落,迸溅出的果浆还会引来蚂蚁聚集。有时掉落的柿子没有破裂,我就捡起来用衣角擦一擦,剥开果皮一咬,清甜的果汁在口中“爆”开,口感和柿饼完全不同。

采摘回来的柿子,阿嬤总要仔细挑拣一遍,先剔除碰伤、虫蛀的果子,再坐在天井里就着天光,用薄刃小刀将柿子逐个削皮。她的动作很熟练,削下来的果皮能垂成长串且不断。褪去外皮的柿子被整齐码在竹匾里,还得置于檐下慢慢接受风吹日晒。日头晒一阵,晚风吹一阵,柿子的质地渐渐收缩变软,水分也一点点消散。阿嬤不时将这些柿子翻个面,估摸时间差不多了,再用手将它们捏压成圆饼状,方便后续继续风干。我曾觉得这个过程太漫长,问了阿嬤才知只有日头晒够了,风吹透了,柿子的甜味和糯劲才能“锁”在果肉里面,做出的柿饼也更好吃。

等到柿饼表面出现一层薄薄的雪白糖霜,柿饼才算真正做好。阿嬤常说别小瞧这些“柿霜”,它的用处可不少。有时家里人喉咙不适,她会刮一点“柿霜”泡水,说是喝了能润喉去燥。

每年家里做好的柿饼,阿嬤除了托人把一部分带给在外打拼的亲戚们,还将一些分送给左邻右舍。剩下的柿饼则收进陶罐里,等过年时再拿出来招待客人。孩子们有时回家聚餐,也会打开罐盖,取几块柿饼解馋。陶罐密封性不错,柿饼放在里面能保存,不容易发霉变质,甜香也不会散去。有时看见孩子们一块接一块地往嘴里送柿饼,阿嬤还会忍不住念叨不要一次吃太多,以免肚子不舒服。

这几年,我离开家在外工作,再难见到家门口柿树挂果的模样,但阿嬤做的柿饼仍会在霜降前送到我手中。阿嬤还学会了寄快递,只为让远在外地的我能吃上当季的红柿做成的柿饼。那些看似普通的果干,也渐渐成了我怎么都尝不够的家乡味道。

收拾好快递,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阿嬤,告诉她,柿饼味道还是那么好。没过多久,阿嬤发来一条语音信息,提醒我别忘了把柿饼放在阴凉的地方,一次也不要吃太多。听着熟悉的叮嘱,我感觉嘴里尝到的甜意,好似又浓了几分。


(CFP 图)

每日佳句

热爱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,是褪去新鲜感之后,依旧愿意长期、稳定、微小的坚持。



天伦

“父亲牌”玩具

□田雪梅

上周回娘家,一进屋,我就看见父亲正给三岁的小侄子做小火车。

客厅的地上摆着几个奶粉罐子,罐身还贴着商标。父亲在罐底扎孔,钉一下,转三圈,四个罐子处理完,他又拿铁丝从罐底穿过去做成“车轴”。轮子用的是啤酒瓶盖,两两相对后中间打孔,用铁丝串起来再固定在罐子两侧。最前面的罐子上拴着一根细绳,侄儿牵着它往前走,几个罐子瞬间哐当作响,还真像小火车一样“跑”了起来。父亲笑眯眯地看着,嘴里发出“呜呜呜”的声响,好似火车在鸣笛,小侄子听了笑得眉眼弯弯,牵着绳子跑得更欢了。

看着祖孙俩蹲在地上玩火车的模样,我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那时,父亲也经常给我做玩具,随手取几根竹篾,他就能编织成各种小动物的形状。父亲编的小兔子,耳朵笔直竖着,后腿蜷曲,看起来乖巧可爱;竹编的小蚂蚱同样栩栩如生,仿佛下一秒就要纵身蹦跳。我每次守在一旁,看着竹篾转眼间在父亲手里变成小玩具,总会惊叹连连。

有时雨天过后,父亲会去后院墙角挖一小盆黄泥,再给我捏玩偶。他熟练地将黄泥搓成圆润的泥球,又用拇指在泥球下方按出四个凹槽,接着安上四条短短的“泥腿”,捏出细细的泥尾巴、圆圆的泥耳朵,将它们组合起来就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黄泥小狗。见我担心黄泥干了会开裂,父亲在这个玩偶表面刷了一层薄薄的清油,这样处理后,黄泥小狗能保存很长时间,让我开心不已。

我成家后有了孩子,父亲依旧喜欢动手为小外孙制作玩具。他曾做过一辆木头小车,用的是龙眼木,那是家里过去修农具剩下的边角料,木质紧实细腻、耐摔耐磨。父亲锯下一块规整的木料,便坐在门槛上,左脚踩稳木头,右手握着刀,慢慢顺着木纹削。削出修长平整的车身后,他还将所有边角反复修圆磨滑,说是怕尖锐木边磕到小外孙的细嫩小手。

木头小车的四个车轮,父亲特意选了厚实的小圆木片,每片中心还扎了小孔,再用铁丝固定,如此一来,轮子就能顺滑地转动了。木头小车做好了,父亲还拿砂纸仔细把车身打磨得温润光滑,之后他用小刀在车身上刻上孩子的小名,说是要给玩具留一个特别的记号。小外孙对这辆外公亲手做的木头小车爱不释手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整日带着小车到处跑,就连夜里睡觉,也把小车摆在枕头边,舍不得离身。

后来,父亲又给家里的几个小辈做了不少玩具,有时是关节可以摆动的木偶,有时是能随风转动的竹风车。只要听孩子们夸他做的玩具好玩,父亲肯定笑得合不拢嘴,即使做成一个玩具得耗费大半天时间、手上沾满木屑泥土,他依旧乐此不疲,从不嫌麻烦。

随着年纪渐长,父亲的双手已不如从前灵巧,每次看见他戴着老花镜,手拿小刀、砂纸和细铁丝,费劲地为孙辈们制作小小的玩具,我都会劝说买成品玩具就好,不用这般辛苦。父亲听了却连连摇头,还会自夸一句:“我亲手做的,比买的更结实,孩子玩着也放心。”

其实,父亲亲手做的玩具,都算不上精致完美,有的边角不够均匀、造型也简单,比不上商店里款式新颖、做工精巧的玩具。但这些玩具又是独一无二的,因为它们记录了家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,也藏着一份沉甸甸的心意。

瓷器在磨灶窑火中蝶变

□吴 桐

唤作磁灶的小镇,以灶烧瓷
灶以龙的形式和姿态盘踞
这些釉色的山峦
从南朝开始沸腾,从此
梅溪流水未曾阻止它化蛹,成蝶

灶火用词语问候茧房
闻得到的松香、泥香
慢慢沁入瓷土的心跳
等一窑火红,使之重生
蝶化出飞翔的薄翼、出海的求祈

曙光初现的时刻
窑中的火逐渐消失
这些圆满的瓷,被一双手
从火中取出,倒扣成苍穹
按压上磁灶窑体温的印记

梅溪上的船舱,挤满远游的
瓷器,层层叠叠地
它借用喧嚣的水,拉近
与世界的距离。偶尔一两声碎响
像一群人的心跳,排列成海丝

十八曲梅溪,梅香来袭
瓷的碎片层层积聚
釉色的山峦闪烁天青
像岁月的烟雨
默读出一江雕琢过的流水

(作者系初中生,现就读于晋江市南侨中学。曾获中国诗歌学会第四届“润童心·诵童年”童诗大会创作一级奖)

扫描二维码关注诗会动态

四季

栾树红了

□柳 静


(CFP 图)

我总觉得秋日的闽南,是被栾树“点亮”的。暮秋时节,无论是古城里的街边、巷弄,或是城外的海边、山畔,常见栾树擎起千万个粉红色的荚果,远远望去,如霞如焰地衬着底下还未凋尽的零星翠叶。这栾树的红,不像梅花冷艳,也不似木棉炽烈,而是一种热闹的、带着烟火气的暖色。

最近,大坪山的栾树也迎来了观果期。此时沿着山间步道往上走,一抬眼就能看见路两侧的栾树层层叠叠,灯笼似的荚果缀满枝头,时而随风轻轻摇晃。这样的景致总能吸引游人的目光,有些人喜欢驻足静静欣赏眼前的美景,有的人则是举起手机按下快门,想将这成片的粉色树冠定格,再放进相册里收藏。

我住的小区也有几棵栾树伫立在楼栋之间,寒露过后,它们都悄悄换上了红妆。时而一阵风拂过,细碎的栾果簌簌飘落,甚是好看。最近傍晚带女儿下楼散步,她总要蹲在树下捡拾完整的栾果,再将它们捏在手里把玩。见孩子对这种植物很感兴趣,我回家特地查阅资料,打算慢慢讲给她听,这才了解栾树耐得住闽南盛夏的暴晒,也扛得住秋冬的干燥。这种树春开黄花,秋结红果,不仅四季呈现的样子各有不同,也不挑土质,路边、山坡都能扎根生长。

不过我更喜欢的是老家后山脚下的那排老栾树,每年入秋后,它们的粉色树冠挨着斑驳的红砖墙,色调看起来格外协调。这个季节回老家,我出门经过这排栾树,常会在树下的小摊歇歇脚。摊主是一位阿婆,她售卖的是本地人常吃的糕粿,若是客人想要现买现吃,她还会多送一杯茶水。每次坐在摊子旁,抬头看着枝头灼灼红栾,听着风掠过枝叶的沙沙声响,吃一块软糯的甜糕,再喝一杯温热的茶,我就感觉一身疲惫也消散大半了。

有一次和阿婆聊天,我得知她记事起这些栾树就存在了。那天,阿婆指着最大的一棵栾树,笑着问:“它身子歪向村口,看起来像不像一个伸长脖子眺望远方的人?”见我点头,阿婆又提起她父亲以前外出打拼谋生,每隔一段时间,母亲就会去村口等送信的邮差,她望着远方的样子,也好像这棵伸长枝条的老栾树。阿婆说那时只要等到栾果落尽,听见母亲念叨年关将近,她就知道父亲快回来团聚了。

现在每到秋日,那排老栾树下还多了一些拍照的年轻人,他们喜欢将粉色的树冠与古厝一同放进取景框,称这是“限定版”的秋日景致。仔细想想,闽南的树木大多四季常青,栾树的确算是难得会在深秋亮出鲜明色彩的树种,它用一树粉红荚果点缀寻常街巷与山间步道,也如同一个独特的缩影,悄悄把季节变化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,让大家在不经意间就能记住闽南秋天的独特模样。

众生

打石匠

□曾涧青

不久前跟着友人去石料场参观,我一时兴起,学着老师傅的样子,拿起錾子、抡起铁锤敲打石料。“叮叮当当”的敲击声响起,我的思绪也被拉回到从前。

早年间,我生活的那座闽南山村里有好几位打石匠,村里人也习惯用闽南语称呼他们“打石师”。这些打石匠不仅懂得开山取石,还能熟练地将石头打成各种形状的石料。无论是制作门槛、窗棂的长石板,或者是砌墙的石条,这些老师傅总能根据屋主的要求加工石料,既不会浪费,一些边角料还能收集起来,留作垫石、砌墙脚之用。

那年我家建新房,父母将村里几位打石匠都请来了,他们将石料堆放在石埕上,每日早上天刚亮就来开工。几个人轮番挥锤凿石,经常忙到月亮升起,才收工回去。建房子的那段时间,打石匠的錾子声总是从清晨持续响彻到暮色四合,只有中午日头高挂时,才会短暂停歇。放下工具,打石匠们便在附近的树荫下席地而坐,然后大口吃掉搪瓷盆里的饭菜。有时我跟着父母去送饭,看见他们大快朵颐,还忍不住咽口水。有的打石匠瞧见了,就乐呵呵地递过来一块锅巴饼,让我解解馋。打石匠有时会自备下饭菜,咸猪头肉便是其中一种,听说这是因为从事的是极耗体力的活计,腌肉口味重,能让打石匠吃下更多米饭,还能补充盐分,可以支撑身体长时间在户外劳作。

过去闽南的打石匠有“粗细”之分,其中被叫作“粗匠”的师傅擅长开山取石,往往一锤下去,山石裂开,就能崩出棱角分明的断面。被称为“细匠”的打石匠,更懂得将石料精雕细琢,总能慢慢将粗糙的石头琢出形状。

“粗匠”和“细匠”使用的工具有所不同。比如“粗匠”面对的是巨型石块,经常使用的是大锤。这种工具的柄是用数条扁平修长的竹片合制而成,每次用它劈石块时,“粗匠”会把大锤从身后甩过头顶,人与锤弯成一道弧线,借此蓄足力气,再重重砸向钢钎,随着闷而短促的声音响起,石料就会顺着钎口崩开。“细匠”常用的锤子不仅柄短小,锤头也偏小,拿它敲錾石料,得凭手腕发力,控制敲击力度,才能避免石料崩裂报废。

闽南有句俗语:“长木匠,短铁匠,不长不短是石匠。”意思是木头长了能截,铁料短了能接,偏是这石头,多一寸或是少一寸都难补救,因此打石匠敲打石料前总得再三确认尺寸。我曾见过打石匠用心修整建房用的条石:他们先用墨斗在石面上弹出笔直的黑线,再顺着线一錾一錾地剔去多余部分;一边敲打,一边眯眼瞄线、反复比量,直到每根条石的长短厚薄都大致相当。后来这些规整的条石砌进我家里的墙体,历经几十年风吹雨打,始终稳固牢靠,也没有出现松动破损。

以前的打石匠也懂得打石磨。我家那个旧石磨就是母亲特地请村里打石匠上门定制的。用了一段时间,打石匠还会上门提供“售后服务”,他拿着錾子,弓着腰,一锤一锤地重新凿深磨盘上的磨齿,待磨盘再次转动,就恢复了原本的研磨效果。

如今,村里人盖新房,已经不再采用石砌结构,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。昔日打石匠手工采石的场景,也渐渐成为老一辈人闲谈时提起的往事。錾锤叮当的声响沉寂在岁月深处,但那些留存至今的石墙、旧石磨,依旧静静守着山村,默默记下曾经打石师一锤一錾的时光。

茶余饭后

古诗词里的秋花

●**紫菊**:重阳前后常见的花朵,雨后开得繁密,旧时泉州士大夫园圃多有栽种这种花卉。

出处:雨匀紫菊丛丛色,风弄红蕉叶叶声。——唐·杜荀鹤《闽中秋思》

●**桂花**:仲秋过后,桂花陆续绽放,泉州本地人也称这种花为“番桂”。

出处:木犀开过小山房,第二番花较胜常。——清·袁枚《第二番桂》

●**木芙蓉**:闽南乡下的水沟、塘岸常有栽种。这种植物在晚秋开花,耐海风寒霜,花色还能一日数变。

出处:芙蓉生在秋江上,不向东风怨未开。——唐·高蟾《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》

●**荻花**:这种花在闽南滨海沙洲尤为多见,每逢秋季,它的蓬松花穗会随风飞舞,好似雪花飘落。

出处:萧萧江上荻花秋,做弄许多愁。——北宋·贺铸《眼儿媚·萧萧江上荻花秋》